

又安敢後恃乎易有不密害成詩有耳屬于垣蓋言權也

通誌明嘉應李承芳字茂卿號東蕃弟承其字世卿號大崖二人清脩苦節好古力行鬱鬱抱奇氣不能與世俛仰學皆不治章句必

欲直探孔孟遺旨少時其父指鄉人孔御史愛誦衣襟腰金拜彩堂今信矣兒能如是乎對曰富貴不淫貧賤樂見愛此耳及長為庠生厭科舉之業所司迫盛就試遂同占鄉書嘗閱先儒註脚以為破裂聖經曰詩書者吾

道之迹而已近代以來害天下之人心者莫甚于學宮害天下之士習者莫甚於科舉矣天下士類而無忌憚者莫甚於今之師帥必將一切盡廢去之求老師宿儒如一鄉之善士則師其一鄉一國之善士則師其一國然

後為得也拜大理評事憮然曰權不能救人之死生才不能識時之變正身不能應世之俯仰負此官矣遂謝病歸世卿嘗一赴會試歸而不遠千里從陳白沙遊與之登臨吊古賦詩染翰終不及為學之方久之確然曰其

得之矣凡學以言傳非真傳也其有目禁而道存者乎遂歸絕意進取日端坐一室澆滌身心不陟階級徑造本真伯仲之間自相師友及銘白沙之墓曰虛以立本動而能神疑而涵之天飛淵淪君子以為其所自見也

錄曰王文恪公云理有慎於習之所同而發於一人之獨見蓋天下之所共是吾獨得不是天下之所共非吾獨得不非其所不是不非者吾心之所安也吾心之所安何也謂理也義也若二公者非所謂卓然自信而不為外物之所搖奪者耶

俠七

十一

弘道錄

弘道錄

信

朋友之信

皇王大紀舜年二十孝友聞于人有友七人焉惟陶方回續牙伯陽東不贊秦不虛靈甫

當此之時口不設言手不措麾執玄德於心而化馳若神使苟無信雖口辯而戶說之不能化一人

錄曰七人皆不可考若以三墳五典人所不見而言所不知尚多矣錄之

大學傳曰與國人文止於信

錄曰文王之國所與之交者何人也有伯夷太公為之表帥有大顛闕天散宜生南宮括為之左右有跖附先後奔走禦侮為之服從苟根柢不立則一言一行無非倖倖苟且貪矣罔極之事而以服事殺亦虛文矣故不曰朋而曰國人蓋以三分天下有其二言也

論語孔子曰朋友信之

錄曰五常之信猶五行之土所賴以踐履

俠八

篤實成始成終者苟為不然則性與天道不過口耳之傳躬行君子未為允蹈之學而以我為異以我為隱以我為有知以我為多學紛紛然矣惟信也故無言如天無親如地兩端不以為竭四教不以為煩語

而難顯然而難藏果而唯而已矣厥後以萬世為士其崇德報功亦惟在是然則豈非聖志之所立乎

又論弟子之職曰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論君子之學曰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

錄曰弟子之職未志於學者也若夫君子之學則皆大人之事然一則曰謹而信一則曰主忠信無相別何也蓋學與時習悅與朋來皆夫人性分中事由初學以至入聖一人惟不察乎此或於初學之士間

以謹信為務至大人之事便以信為末節友為戲弄不知治國平天下之要道不外乎忠信以得之驕吝以失之然則君子豈可不務忠信以為之本乎
曾子曰與朋友交而不信乎

子夏曰與朋友交言而有信
有子曰信近于義言可復也

錄曰從古有言信萬事之根柢也何獨倦倦於朋友歟蓋父子天性兄弟懿親君臣義合夫婦形交皆有截然之定分心志不容於不同言行不容於不顧至於朋友東西南北之人一旦聚首無骨肉之親無天

定之分其中之所底意之所從未可必然苟非信以存乎其間其勢未有如君臣之不可避夫婦之不可反父子兄弟之不可

離者裏之不恤握手何知言之不顧拍肩徒若又不啻如谷風之所怨鬼蜮之所讖矣然而至要至要者莫如約信而合其宜苟不合於宜則固有所謂死黨者有所謂市交者有所謂尾生白公之行若三子在

於聖門守約莫如參焉信莫如商務本莫如若信道立矣有朋之樂宜其如此學者其可忽諸其可忽諸
錄曰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

人為己者欲得之於己吾斯之未能信也為人者欲見知於人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也嗚呼知子羔之賊則知夫子之說矣

告樊湏曰上好信則民莫不敢用情夫如是

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馬用嫁

錄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聖人未常廢情也無情者不得其辭亦未嘗任情也然此宜湏之所可及我雖然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伊尹躬耕周公明農跡也

推其心則樂堯舜之道與兼三王之事は故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納諸溝中何嘗不用情乎天無烈風迅雨海不揚波已三年矣意者中國有聖人何嘗不好信乎吾儒所以配天享地不與

區區四民同者正惟在此以是為訓猶有陳良之徒陳相盡棄其學而學許行者左傳季札使遇徐君好札劍弗敢言札心知之為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乃解其劍繫徐君家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尚

誰與乎礼曰不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而倍吾心歟

錄曰徐君欲劍之意未露也礼以心而知之即壽夢立礼之意亦未露也礼亦以心而知之其繁非劍也將以明已之信也是

故心不可信則國之不可受斷然明矣

韓宣子有環其一在鄭高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曰日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今賈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為請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比地斬之蓬蒿藜蕪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母或自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營營故能相保以至於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母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為也敢私布之韓子解玉私觀於子產且以拜賜

錄曰此與國人交止于信也可以見古人雖一物之微一事之小不肯背信負約而

後世或以為無害也不旋踵害亦隨之然則得玉而失諸侯春秋之時則已然矣而能如韓子之不吝改過果何人歟錄之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

以議執政之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

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曰蒞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

錄曰韓愈氏嘗作頌曰在周之興憲老乞言及其已衰謗者使監維是子產執政之式維其不遇化止一國蓋以惜之乎既往

也又曰誠率是道相天下君交暢旁達施及無垠於乎四海所以不理有君無臣蓋又惜之乎方來也然以君子之自處觀之邦有道危言危行者鄭人之遊于鄉校也邦無道危行言遜者周王之德於衛巫也

故以儒之時而論執政則可以厲之時而議監諉則不可不思其不可而獨計其毀不毀則亦徒然而已此又不可不知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二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曰越哉滅孫之為政也夫

祀國之大節也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比禘郊宗祖報五者國之典祀也加之以社稷山川皆有功烈於民及天之三

辰民所瞻仰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九州名山大川所以出財用也今海鳥至已不知而不問又無功而祀之以為國典難以為仁且智矣今茲海其有文乎夫廣川之鳥獸恒知而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冬煥文仲聞柳

下季之言曰信吾過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書以為三筮

錄曰柳下惠和者也何其言之鑿鑿不為雷同耶夫海鳥不知其失者小不知而不問其失者大矧堂堂執政國之瞻望民之

從違係焉將必至於逐非文過終於不聞有之矣可以見古之從政者虛襟樂善心平氣和無一毫穿鑿自用之私或以為非仁且知而不知能受盡言知過必改其為智也夫其為信也夫

程嬰公孫杵臼者趙朔客也下官之難杵臼謂程嬰胡不死嬰曰朔之妻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吾徐死耳無何免而生男屠岸賈聞而索之朔妻置兒袴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即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已脫嬰謂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復且復之奈何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嬰曰立孤難杵臼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孫為其難者吾為其易者二人謀取他嬰兒負以文柙匿山中詒以告發師攻之杵臼曰小人我程嬰既不能死與我謀匿孤今又賣之抱而呼請活之不許杵臼曰諸將以為喜然真孤兒乃在嬰與俱匿後十五年景公病卜之曰大業之後不遂者為崇公問韓厥厥知趙孤存乃曰大業之後絕祀者其趙氏乎且以實告乃召見之諸

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眾以脅諸將而見趙孤見厥曰昔者之難屠岸賈為之微君之病群臣固將請立趙後今君有命群臣願之於是召趙武徧拜諸將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氏田邑於是嬰乃辭武曰昔我不死以

立趙氏後今子既立我將下報趙孟與公孫杵臼武號泣固請曰願苦筋骨以報子至死而子忍棄我乎嬰曰不可彼以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下報之是以我事為不成也遂自殺

錄曰愚觀程嬰杵臼之立信不愈於里克荀息之事君乎夫信匪徒不愧其言之難而能始終允濟之尚申生未斃之前荀息尊為大臣里克親為太傅非若二子為之客也使二臣者龜勉同心圖惟其所難分任其所易躬奉太子以出如嬰之存孤可也申生之不亡里克不為之所此克之大罪也身親待命於朝如白之自誣亦可也既不能然以奚齊卓子者更出迭入為變易之計此正嬰之所謂難者其哉在於一

索有不侯於再弑亦明矣嗚呼嗚呼者一孤也堂堂者君子也信其難則斷者後續信其易則生者後死觀於四子可見矣若乃下報之說大抵春秋之士不足深論晉囚叔向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為子請叔向

弗應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曰必祁大夫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於是

祁奚老矣聞之乘驛而見宣子曰詩云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云聖有謨勳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絲極而禹與管蔡為戮周公石王若之何其以虎也而棄社稷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錄曰愚觀叔向之事而嘆如登之難如崩之易也夫十世宥之者勸賢之道也子孫

保之者垂統之事也以羊舌氏之族一叔向文之而不足一叔虎敗之而有餘可畏不可恃明矣雖以祁奚之言暫違一身之辱而伯石復殞其宗安在其十世宥乎是以君子兢兢業業已雖有善亦不足恃而

况淫惰之裔寵利之宗乎今觀二子之靈皆起於中葦之言史雖不明其波及苟欲善其宗者舍淫惡無人以鑒于殷也

叔向適鄭釁釁惡欲觀之從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聞之曰必驪明也下

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鼻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驪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逐如故知

錄曰思觀古人之好善真若不及而嘆今人之自棄而不務也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事上帝貌之不足恃也尚矣且然明之欲見叔向何為也哉為其多聞也為

其賢也而竟以善觀見稱知人見取想其下堂之頃執手之間其樂為何如哉周詩曰既見君子錫我百朋所獲何啻一雉耶有妻如是亦足樂矣

楚伍參與蔡太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伍舉娶於王子年子年為申公而亡楚人曰伍舉實送之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荆相與食而言復故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聲子通使于晉還如楚令尹子木問晉大

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皆卿材也如犯梓皮華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今又有甚於使椒舉娶於申公申公亡謂舉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

幾赦余亦弗圖也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謀以比叔句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為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錄曰聲子之論楚才與李斯之諫逐客詞意正相同也夫我有材我當憐之我之不

憐他人攘之其件事可懼也懲往事所以戒將來乎盡能復今日之伍舉而平不能愛他日之伍奢一旦子胥出奔闔閭謀楚吳人所用之材即歸生所諷之吉晉復轉而移之於他矣始知班荆道故雖友義之

不廢而惜材愛物尤為國之當先庶幾非回交心否之徒而實鑒聽讒近色之禍矣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包胥曰我必復楚國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

蛇以荏食上國者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隣於君疆場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迷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口塞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

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復所仗下臣何敢即安立俟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

錄曰愚觀昔人之立志一何銳也今人之

操心一何憊也夫一亡一興若彼其不倖也爾亡之我心興之曷如不亡平時之不可人意事之不得如已彼此壽之熱矣自今觀之無忌之潛不可回矣伍奢之死不可導矣舉族喪亡懿親為戮孝子慈孫之

心何其迫切哉使包胥而處之同此心也則同此復也及乎郢已入矣仇已反矣楚之宗社不可改也王之草莽不可常也忠臣義士之心又何其篤至哉使子胥而處之同此心也則同此興也此其信誓之昭

昭建立之表表存諸中者已先定矣乃若舍胡雪同因人成事此碌碌庸人之所為而謂子胥中包胥之歎

史記蘇武李陵俱為侍中朝相又善陵後降匈奴武被拘留不屈徙北海療食不繼至握野鼠食之卧起操持節旄盡落單于與之約曰羶羊迴得歸陵感此約誓乃置酒謂曰人生如朝露何自苦如此謝曰武父子無功德位列將帥封侯常願肝膽塗地今得自効誠甘樂之請勿復言遂相與樂飲數日又曰自

分已死王必欲降請畢今日之歡効死於前陵感其誠信謂然嘆曰嗟乎陵與衛律之罪上通于天因泣下沾襟與武決去作詩曰弩刀崇明德皓首以爲期武答曰生當復歸來死當長相思

錄曰惡觀李陵蘇武其始不相遠也其終一爲名臣一爲降虜爲名臣固形麟臺焉降虜其心草莽然則今之樂孰愈後之樂乎故節操者天地之大閑富貴者人生之朝露爾雖然陵自取也馬遷之傳蓋不愧

於心歟遷之薄忠義有由然夫嗚呼哉可乳也腐不可生也不遷之痛而武之說陵益不足與言者矣

後漢書山陽范武巨卿少遊太學與汝南張邵元伯爲友並告歸鄉里武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乃共赴期日及期將至元伯具以白母請設饌以候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何相信之審邪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爲爾醞酒至其日巨卿果到升堂拜飲盡歡而別後仕

郡爲功曹元伯忽患疾而卒武夢見元伯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某日葬子未我志豈能相及武式恍然覺寤馳往赴之未及到而喪已發引既至墳將窆而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宜有望邪遂停柩移時乃見素車

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望之曰是必范巨卿也巨卿既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路異永從此辭因執紼而引柩於是乃前

錄曰元伯歿之所感其巨卿存之所期乎夫存歿有二道誠神無異理是故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誠也體物而不可遺神也惟誠故神惟神故應巫祀亦然凡鬼之効靈神之尅應皆吾一氣之精英一身之原衛振攝運動乎其間彼感此應不期然而然耳向使巨卿千里之約一旦有違則

元伯冥冥之中必相睽異范母鷄黍之設戾乎其子則臨空撫棺之言絕乎其望矣傳曰無微不信中孚曰初九虞吉其金鄉汝南之謂乎
朱暉父岑少與光武俱學長安有舊及爲帝

求問岑已卒乃召暉拜為郎遷臨淮太守暉好節槩拔用厲行士吏民畏愛為之歌曰疆直自遂南陽朱季吏畏其威民懷其惠同縣張堪素有名稱嘗於大學見暉甚重之接以友道抱暉擘曰欲以妻子相託暉以堪先達

舉手未敢對自後不復相見堪卒暉聞其妻子貧甚乃自往侯視厚贍之暉少子頗怪而問曰大人不與堪友平生未曾相聞竊怪之暉曰堪嘗有知己之言吾以信於心也又同郡陳楫早卒有遺腹子友暉因交善哀之

甫司徒桓虞為南陽太守召暉子駢為吏暉辭駢而薦友虞嘆息召之其信義若此

錄曰自光武嚴光奮乎其上而山陽汝南興于其下岑與暉亦聞風而起者也過此則絕交之論作矣君子可觀世變哉

蔡邕作正交論以廣朱穆之志其畧曰正人無淫朋其義敦以正其誓信以固逮夫周德始衰谷風棄予之怨作其所由來政之缺也自此以降彌以陵遲或閔其始終或疆其比周疾淺薄而携貳者有之惡朋黨而絕交者

有之是以君子慎人所以交已審已所以交人故原其所以來則知其所以去見其所以始則觀其所以終彼貞士者貧賤不待夫富貴富貴不驕乎貧賤故可貴也蓋朋友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善則久要不忘平生之

言惡則忠告而善道之故君子不為可棄之行不患人之違已也信有可歸之德不病人之遠已也不幸或然則躬自厚而薄責於人遠其怨矣昔子夏性寬故夫子告以拒人子張性褊故訓之以容衆至於仲尼之正教則

沈愛衆而親仁毅梁子曰心志不通名譽不聞友之罪也今將患其流而塞其源固未若擇其正而黜其邪信其善而併其惡也

錄曰宋公叔絕交之論以矯時之偷薄不得已而有言也蔡伯喈嘆卓之言以感人之

之遇已得已而亦言之乎然則黜邪併惡之義將忘之耶故又曰刺薄者博而洽斷交者貞而孤孤有羔羊之節與其不獲已走將從夫孤斯言益以信然
魏書遼東公程黑子有寵於太武奉使并州

受布千疋事覺謀於著作郎高允曰主上問我當以實告為當諱之允曰公惟懼寵臣有罪首實庶或見原不可重為欺罔也中書侍郎崔整公孫質曰若首實罪不可測不如諱之黑子怨允曰君奈何誘人就死地入見帝

不以實對帝怒殺之帝使允授太子經允崔浩以史事被收允將與同罪太子謂允曰入見至尊吾自導卿脫至尊有問但伴吾語太子見帝言允小心慎密且微賤制由崔浩請赦其死帝召允問曰國書皆浩所為乎對曰

臣與浩其為之太子懼曰天威嚴重允小臣迷亂失次耳臣竊問皆云浩所為帝問允信如東宮所言乎對曰臣罪當滅族不敢虛妄殿下以臣侍講日久哀臣欲馬其生耳實不問臣臣亦無此言帝顧謂太子曰直執此人

臨死不易辭信也為臣不欺君貞也遂赦之他日太子讓允曰吾欲為卿脫死而卿不從何也允曰臣與崔浩實向史事死生榮辱義無獨誅誠荷殿下再造之恩違心苟免非臣所願也太子動容稱嘆允退謂人曰我不奉

東宮指導者恐負羅黑子故也

錄曰高伯恭之不自羅黑子信也而不知信以近義為尚因以可依為宗羅之贖貨辜息背義辱命戮之首也罪之魁也是故首實死不首亦死何乃不能括囊而問寸

依八 六

於崔鑒公孫質耶浩之私欲汝公愛憎蔽直人之禍也天之刑也是故刊布死不刊亦死又胡不能見發而祇異於閔湛郝擲耶蓋名雅信佛道而不得孔子為之依歸未免所信或非其正諒有不幸景穆之請

不行太武之暴不息吾見其殄瘁而已故宗欽曰名也其聖余曰名也其愚

唐書吳兢張說同領史職相蓋監脩則天實錄直書魏元忠為相面奏先帝以來蒙被恩渥今承乏宰相不能盡忠使小人在側臣之罪也太后不悅諸張深怨之乃譖元忠云后老矣不若狹太子為父長太后怒下之獄將廷辨之昌宗密引鳳閣舍人張說賂以美官使證元忠說許之明日詔太子相王及宰臣參對往復不決昌宗曰張聞元忠言召說

將入宋璟謂曰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不可黨邪陷正以求苟免若獲罪流竄其榮多矣若事有不測環當叩閤力爭與子同死努力為之萬代瞻仰在此舉也左史劉知幾曰無汗青史為子孫累遂入太后問之說未對昌宗

依八 七

從旁迫趣說曰陛下視之在廷猶如是况在外乎臣實不聞有是言但昌宗逼臣使誣證之爾他日更引對如前元忠遂得免死至是時史見之說陰析竄數字統終不許曰若循公請則此史不為真筆何以取信於後

錄曰愚觀古人立信至以數字相免尚堅意不從矧非禮之請託乎是故君子之處世必期無愧於心無愧於心而後無求於人說既生負宋璟之慚死兼姚崇之累具仰有所愧俯有所作多矣縱能析一說之

陰改其能逃萬世之陽責乎嗚呼由前而言則為勢由後而言則為利勢與利其能確然不惑者鮮矣豈獨一說乎哉李華篤信元德秀蕭穎士劉迅之為人作三賢論曰德秀志當以道紀天下迅當以六經

諧人心穎士當以中古易今世德秀欲齊愚智迅感一物不得其正穎士呼吸折節而獲重祿不易一刻之安使德秀據師保之位瞻形容乃見其仁迅被卿佐服居賓友謀治亂恨源參乎元精乃見其妙穎士若百鍊之剛

使當廢與去就一生一死間乃見其節德秀以王者作樂崇德天人之極致而辭章不稱是無樂也於是作破陣樂辭以訂商周迅世史官述禮易書詩春秋為古五說條貫源流備古今之變穎士罪子長不編年而為列傳

後世因之非典訓也然各有病元病酒劉病實物蕭病貶惡太亟將能太重若取其節皆可為人師也世謂篤論

錄曰愚觀古人尚友之道至人各為品後世則靡曼而已夫以朋友之道上彌恭贊中理經綸下兼述作非區區藝能詞章之間而已以紫芝之獨行直欲大道之行天下為公揖其氣象三代以前之人物也茂挺之勁節夷狄猶欲師之矧中國乎捷卿之家學皇王之道蓋矣况後世乎華之篤

信良有以也

弘道錄

弘道錄

信

朋友之信

俠九

宋史劉安世與司馬光同年友善登第後辭歸洛光問之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光悅因與

俠九

從遊一日避席問盡心行己之要可以終身

行之者光曰其誠乎又問行之何先曰自不

妄語始自是拳拳勿失終身行之後調治州

司法參軍司戶以貪聞運使吳守禮將按之

問於安世安世云無之守禮為止然心不自

安曰司戶實貪而吾不以誠對其違司馬公

教乎後讀楊雄法言君子避碍則通諸理意

乃釋家居未嘗有惰容又坐身不傾倚作字

不草書不好聲色貨利皆則象司馬光既歎

群賢凋喪猶歸然獨存而名望益重梁師成

服其賢使小文吳默持書來啖以大用默因

勸為子孫計安世笑曰吾若為子孫計不至

是矣吾欲為元祐全人見司馬光于地下還

其書不答

錄曰元城之從溫公可謂屢躓屢蹈矣而

卒不能變至死猶欲見之於地下何也無
妄六二曰不耕獲不菑畲則利有攸往苟
非誠信相為始終確然不易未有不為利
祿所動權勢所移者也厥後李光以師禮
安世舉所聞於溫公者曰學當自無妄中

入正此意也故曰不誠無物人豈有不自

信而能信於人者哉不信於人而能信於

地下者其嗚呼可謂無負聖門之訓者矣

陳襄自少與其鄉之士陳烈周希孟鄭穆為

友皆氣古行高磨礪鑄切相期以天下之重

時學者方溺於彫篆之文所謂知天盡性之

說一切指為迂闊四人者相與以斯道鳴於

海隅聞者始皆笑之竟不為變而守之益堅

自躬行於其家以達於州閭人卒信之於是

父尤皆飾其子弟請從之游閩中士人宗之

者謂之四先生雖有誕突盜傲不可率者不

敢失禮於其門也

錄曰是時聞學未聞四先生以其躬行實

踐倡率鄉人始也至難終也大化延天啓

斯文之運四海不約而同者也